

# 後漢書

十五

漢書門				
三	五	一	五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六		一		漢
〇		三		書
函		〇		
五	冊	五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5	
冊數	30 ( 15 )		
函號	280	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一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郭伋字細侯 扶風茂陵人也 高祖父解

以任俠聞 父梵為蜀郡太守 伋少有志行 哀平間 辟大司空府

三遷為漁陽都尉 王莽時 為上谷大尹 王莽改太 遷并州牧 更

始新立 三輔連被兵寇 百姓震駭 張宗右姓 右姓猶 各擁眾保

營 莫肯先附 更始素聞 伋名 徵拜左馮翊 使鎮撫百姓 世祖即

位 拜雍州牧 再轉為尚書令 數納忠諫 爭建武四年 出為中山

太守 明年 彭寵滅 轉為漁陽太守 漁陽既離 王莽之亂 重以彭

寵之敗 遭也 民多猾惡 寇賊充斥 杜預注左傳曰 伋到 示以信賞

糾戮渠帥 盜賊銷散 時匈奴數抄 郡界 邊境苦之 伋整勒士馬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一



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

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群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因

而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

福也。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關當一士耳。

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襄城召吳

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謂擅放帝

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

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

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

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眾職。當

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

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

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始至行

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

何自遠來。曹輩也。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

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

之。劉攽曰。案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者。何云當此。下文著當字。無理。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

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事。伋可為大司空。帝

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儼。儼。急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

召。伋知盧芳夙賊。夙。舊也。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

心。芳將隋昱。劉攽曰。案隨字至隋時。方去是。單作隋。今此宜作隨。遂謀脅芳降。伋乃亡入匈

奴。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

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

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



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懼。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

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檠戟。漢雜事曰。漢制。假檠戟以代斧鉞。崔豹古

刻儀。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今注曰。檠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

亦曰。檠戟。王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

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

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臯令。成臯縣屬河南郡。今

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

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

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排音蒲。拜反。冶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

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股

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

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

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

修文。群帥反旅。反旅謂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

未譬聖德。威侮二垂。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

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囊弓也。囊音高。詩曰。職業弓矢也。

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貴功。臣伏觀

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

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眾。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

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湯

人其所征討。皆用伐而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

已故無忿怒而擊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勵。屬越也。士卒

歡悅如冕之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

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

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

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

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



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為郎功曹也。書曰如有一介臣也。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

授大恩。收養不稱。○劉放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二漢通謂守令為牧養也。奉職無效。久竊祿位。

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

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

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

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

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

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

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

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

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聞者發兵。但用

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與。賊

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

威傾隣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昭

秦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

夫人。平原君數遣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

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且暮。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

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謂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

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

以請如姬。如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

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

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

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

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賜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

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

道已過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

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

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

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



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

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每居縣者不

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

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荼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

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

能自潤徒益苦辛耳劉放曰案文益當在上徒字上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

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

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載彌竟山澤唯奮無資單車就

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

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

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

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

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

用命焉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群氏所信向

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

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

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

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

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

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

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之疎也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

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

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欵薦堪召拜郎中三遷

為謁者使送委輸綠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



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収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秋毫者喻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甚也拜顯為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

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

仕焉曾祖父哀成哀閒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

寓西州謂巴蜀也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眾

傷其義鈞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京見儒林傳

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謁請也會融為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

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



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待左右盡心  
 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  
 訶之曰君困厄眷亂邪鄭玄注禮記曰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  
 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  
 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謀反也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  
 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  
 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  
 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哀大司  
 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哀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  
 膽敢爾因賞之賞赦也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  
 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劉攽曰案移書  
 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

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燕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燕其

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

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讎藉死

者千餘人讎藉也藉和蹈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

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法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

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

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

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

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作協韻音則護反在蜀數年坐法免歸

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

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甲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

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

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



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為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信音伸若夫高祖之

召欒布。欒布梁人。為人所畧。賣為奴。梁王彭越。購為梁大夫。使於齊。漢召彭越。以

開。上召馬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明帝之引廉范。加怒

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

亦有開塞之感焉。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言。高祖明帝。初怒欒布。後感其義而赦之。遷穀城令

王堂字敬伯。廣漢郡人也。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為茂才也。遷穀城令

治有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東阿縣東。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

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

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守之。阿曲也。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

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

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

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

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進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

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



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以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軍。前書曰建

以按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

舉。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

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為奉車

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劉攽曰。案竇固自為奉車都尉。蘇純但從之耳。為當作從。封

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

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

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

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

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

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

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

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

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

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與中常

侍具駿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

至部。案得其贓。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

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

為司隸校尉。取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

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

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讎。鞭平王之屍。解見冠榮傳。乃藏母於武

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

劍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刺。會嵩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廩在寺北

垣下。說文云。廩。芻廩藏音工外反。垣。墻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廩中。夜則鑿地。晝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一



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曷之寢室。出其牀下。值曷在厠。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曷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劔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曷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曷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擲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而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官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

斷首。以毒生者。

毒苦也。

使曷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

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得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曷素善。後奐頗有隙。及熲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曷事。以爲曷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奐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燭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段熲爲揚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太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



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原免也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懼。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旣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尙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詣郡舍。續閉門不

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襦鹽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短衣也。廣雅云。即襦。衾也。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騶。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緼。故也。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所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再遷爲京兆尹。劉

攷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爲尹。明多兆字。是河南京縣令也。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

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鶩。赤而翠。青其羽可

以爲飾。廣雅曰。瑇瑁形似龜。出西海。巨延州也。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



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掣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劉攽曰。案文自活。非本傳文。是注以解耳。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閒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七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廩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

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襲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高成縣屬

渤海郡也。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來行

猶往來也。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

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與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故黎民吁

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



五十而貢。般人七十而助。周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

魯宜稅畝。而緣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

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擇其

畝穀好者。稅取之。緣。籬子也。公羊傳冬。緣生。此言緣生何。哀公增賦。而孔子非

上變古易常也。注云。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

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

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物以勞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

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

徹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

警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

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

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

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

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

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

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

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

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厄。死

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儻為郎中。少子續仕吳。為鬱林太

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

續字公紀。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

毀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得朋。康范遷蜀郡太守。堂任良肱。謂委任功

簿應嗣郡中大化也。二蘇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衡轡。轡。兵車也。音彭。協韻音普。滕反。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二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樊陰傳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鄆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為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庚氏取其陂。故諺曰。陂在注下。田良。樊氏失業。庚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





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閒。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責音側。諸子從。界反。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爲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警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

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爲射陽侯卽其國也。案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

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

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爲壽張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之貴戚。皆明戒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驃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



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為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州，北海縣西北。俗名平望臺也。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十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貴，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為德，不貴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

故衆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劉攽曰：注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案食人而已，何故輒擇善人明此是養字，或云當云食善人者。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稟以崇禮節。管子曰：倉廉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之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閉音古莧反。

儵字長魚。○劉攽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儵字。儵即魚名，可為字也。又按儵弟名鮪，知作儵無疑。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

門朝暮送餽粥。餽，廉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禁網尙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墳也。永平元年，拜

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識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官，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

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

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

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弑逆之事也。是以周公誅弟，季友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二 樊法



鳩兄。經傳大之。

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利孫曰。蔡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慶父為後。牙弟季友公子般友逐熈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上蔡音薩。○劉攽曰。注何善其誅不得避兄案文其當作爾。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劉攽曰。案文今當作命。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請也。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

以貫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助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飴。醪醇酒汁。滓相將也。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栴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栴字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見和帝紀也。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

準或作准。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成王



賢主。崇明師傅。

尙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和成王爲左右也

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

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違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

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

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

欣欣。雖闕里之化。饗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闕里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也。

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官等。或安車結駟。

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歸也。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

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向反。書曰皤皤良士。

華首謂白首也。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衍衍和樂貌也。詳覽群言。響如

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

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

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

渠。來入就學。八分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

平。今學者蓋少。劉放曰案文蓋當作益。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

浮麗。忘譽譽之忠。習譏譏之辭。譏譏諂言也。音譏。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譏諂之言也。文吏則去

法律。而學詆欺。詆亦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

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

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

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官者。徵詣公車。

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

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

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

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史中丞。永

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

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爲太。太猶甚也。春秋穀梁

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



群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尸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

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尙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

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今可先令太官尙

方考功劉放曰案功當作工考工官名見前書上林池籩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

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尙方上林中十池監也太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尙方主作刀劍器物籩者於池苑中以竹帛綿聯之爲禁籩也實減謂實覆其數減

之五府調省中都官吏及京師作者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

在京師之官吏也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

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

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罷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

荆揚執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

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爲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

舉呂食分冀竟二州東貨流人也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

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反食音嗣願以臣言下

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

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食廩給慰安

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

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暮年閒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

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

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塢

小障也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爲尙書令明習故事遂

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爲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

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

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

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爲校尉更始元

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滎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



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  
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  
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  
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  
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  
本鹿作麋者誤  
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  
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  
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  
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悺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爲  
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諡曰貞侯子躬嗣  
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  
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吳  
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

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  
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  
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  
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  
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  
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  
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  
竝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爲盈溢缺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缺  
猶冀也一音決猶望之也臣蒙  
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  
讓不奪其忠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乾  
易  
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龍  
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配侯王。取婦昞。昞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尙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群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勑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

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

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桐陽封興子慶。爲桐陽侯。桐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桐水之陽也。音紂。慶弟博爲潁強侯。潁強縣屬汝南郡。在潁水之北。博弟員

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爲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

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宜恩侯。後改封爲新陽侯。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

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爲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尙郟邑公主。光武女也。公主嬌妒。豐亦猜急。猜疾也。音緝。永

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爲相君。宣帝

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

衣。夜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買市豬肝泥。竈令婦孝。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二  
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紫。  
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二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三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朱馮虞鄭周傳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取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事。岑後為涿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隨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自取也。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峻嚴切也。詆。詆也。寵亦很強。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三  
朱浮



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賈正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

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出奔共也。

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以名字顯著也。有佐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寵遣吳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

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武賜寵號大將軍。故云。

任以威。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以屋為喻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寵為滎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而不顧恩義。

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

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臬鳩之逆謀。臬。即臬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捐

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

恩。俠遊。耿況字也。況為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也。而伯

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

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

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

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損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



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攻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

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曰。

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

也。莊王但為爭強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

曰無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兵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

必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縱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黥布等也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

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

勞。甲冑生蠹。蠶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

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

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

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為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竝自

敗。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眾

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



月星 五典紀國家之政 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

鴻範別災異之文 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即咎徵之類也 皆宣明天道以徵

來事者也 徵驗也 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有生人 宥寬也 使得

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

黑白分明哉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之別於目清濁之形於耳也 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

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 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

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 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

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 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

不諛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

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

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

睚眦以聘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

懼於刺譏故爭節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

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

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

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見論語 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

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

吏 刺舉即州牧也 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

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勢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

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

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

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

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

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三

朱

朱

朱



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采察也平謂平決也

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

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罰者心不厭

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貽遺也夫事積久則

吏自重重猶愛惜也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為每歲日

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

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

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

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

者禮義之官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官室未

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比日車駕親臨

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勵也尋博士

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

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

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

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

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與妖惡學者精勵遠近同

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

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

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

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之

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與音預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

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竇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

息侯帝以浮陵轅同列每銜之陵轅猶欺蔑也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

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正據也顯宗大怒賜浮死長

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尚優游四凶

之獄厭服海內之心優游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治

下咸使天下咸知然後極罰極誅也音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

服下咸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三



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

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

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

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

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實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

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

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

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

十策弘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三謂動容貌正顏色籩豆

不得一事則有司存籩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

以課覈三公課其殿最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

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賈誼曰廉恥

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諒射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禮節以繩君

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朱浮譏諷苛察

欲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焉得長者

之言哉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化渤海宜曰聖

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

而稱之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因以氏

焉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菜馮城因以氏秦滅魏遷

于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

壘以待所歸待真主也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

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

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

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

全死無以為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

弟皆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

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

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

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南宮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

後漢書卷之二十三

精

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今宋州虞



城縣也。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邾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邾賊延褒等眾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邾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鬪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哀等聞帝至。皆自鬻別。別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鬻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負鉄鑽。說文曰：鉄。劉可也。鑽。榘也。音質。將其眾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為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為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勅魴車駕發後。將提騎宿玄武門樓道。上。南宮。吏士保宮。給牀蓆。子孫得到魴所。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犀具。劔佩刀。以班犀飾劔也。紫艾綬。艾。卽藍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以飾帶也。拜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他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即。論反。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之子。諡也。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

後漢書列傳卷三十三



喜皆以阿黨顯江京等策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

○劉攽曰子代嗣按世本名代前拜為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為避太宗諱

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也今前後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即代者拜家一人為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

帝時詔封楊邑侯

○劉攽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紹封前後非一今此曰詔誤

亦以石龍官至城

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

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陽郡俗本為籍者誤也

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

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也扛音江

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

貴人魏氏

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

賓客放從

○劉攽曰案當作縱古文雖通而注不言明其當作縱也并下

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

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

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

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

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同縣人王氏

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

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

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

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

○劉攽曰案郡有掾有史總名為吏此宜為史

殯于門外

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

富姓宗名

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

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之貧也奚衣之惡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

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

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

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

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為作陵

園陵寢殿司馬門鍾籛衛守小黃有祭器籛豆鼎俎之屬十四種廟基尚存焉

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

樹株葉皆諳其數

株根也葉代木更生也

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帝怒。使撻

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惑帝意。乃

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貴御史罪。貫放也延從送車駕。西盡

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玉

况辟焉。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交豫。過陳

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况為司徒。玉姓音宿。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

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

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笞極也。音彭。信

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就本傳信作新。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

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

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

大呼稱枉。陛戟即以戟刺延。叱使置之。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

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何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

戚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

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目之。

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與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

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

闕。謝承書曰。帝賜與馬衣服。劍佩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行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

郎中。遷玄武司馬。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一司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父喪。帝

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

延為明。三年。徵代趙憲為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

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

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

為百石。即功曹從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續漢志也。以弘交通楚王。而止

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



免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延從曾孫放字子仲少為太尉

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

桓帝時為尙書以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

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

以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

人寬弘遠之問何所欲弘謂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載薪為難從祖吉宣帝

時為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

雲中都尉西域都護中子兖州刺史弘少為鄉嗇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

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勤人農桑振救乏絕見

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貶疏書貶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

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

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鎖詣闕上章為貶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

家屬弘躬送貶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驩令驩今兖

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

穀不豐驩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驩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

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錄

早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使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

車轡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劉放曰接漢郡無淮陰在當是淮陽此時未為陳國也

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

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為平

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

轉運皆從東冶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汎海而至風波

艱阻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至今

遂為常路今謂范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



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股積。說文曰。帑。金布所藏之府。弘又奏。宜省貢獻。

減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

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

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以雲母飾屏風也。由此以為故事。在

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

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

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

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

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

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

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

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

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剖符解見杜詩傳。舉止進

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

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

孝廉。六遷為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

霸為太常。其冬。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

勢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

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以勝為平原王。

及殤帝崩。群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

為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為安帝。劉放曰。按安帝名祐。此作祐字之誤也。見說

文亦作祐。章以眾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鸞兄弟。及

鄭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遙遠之國也。而立

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

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立功立事也。權也者。反常

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使

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為太子。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

霍德。乏萬夫之望。詩云。願爾叩叩。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靈。地有既安之勢。書

結怨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悖逆也。如令君

器易以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

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

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固可放歟。孟子答以此言。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飭用降帑。帑。虜也。延感歸囚。鄭竇怨偶。

代相為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四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梁統傳 子松 疎 曾孫商 玄孫冀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

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

東觀記。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以貲千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

性剛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

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

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

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迺謂立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不敢為王。劉攽曰。注吾自為案。前書云。自吾為。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

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



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寶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寶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一事。共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共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殘為務。政理以去亂。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大。刻肌謂墨。五帝之一。故舉言焉。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而能肉用刑。以正俗。是為勇也。

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易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

又曰。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唯除省肉刑。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餘則仍舊不改。武帝

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

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每為謀首。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罪。餘至

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

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

舊約成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安矣。但班固畧而不載也。數年之間。百

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

左。體政體也。傳音附。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撥亂代反之正。功

踰文武。德謀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明察。考量



得失宜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  
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  
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  
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  
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  
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  
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  
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答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又曰爰  
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孔安國注云答繇作士制  
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厝置也衷之為言不輕不重  
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所以防患救  
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實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  
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

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帝年也而盜

賊浸多歲以萬數開者三輔從橫群輩並起從音子用反至熹

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

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

熹並起至熹燒茂陵郡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與北地任橫任

壘西河曹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軍兵劫略吏人國家開

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劉攽曰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

平而狂狡之勢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

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

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

議深博徵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遂寢不報上音時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

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

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



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還太僕。松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子扈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

元中。擢為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温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

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牂柯且

悼騷賦。繫玄石而沉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先嚴斷而後弘。行雖離譏。以鳴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

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扶目眦於門閭。

吳荒甫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廡。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君名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

平濯德兮。絮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隕鳴犢兮。秦人

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頓荒。范父乞身

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推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聘鸞路於緡瀨。歷者

悟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父。臨衆瀆之神林兮。東勅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

孝以爲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傳其違指兮。何楊生之。顯宗後

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

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傳。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善人勸焉。淫人懼。

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

業。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

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

土。自負其才。爵爵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

生當封侯。死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門居可以養志。

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

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

以為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己害。建

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

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主坐徙

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官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

永

永



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禮古禪字也。奏記三府。以為漢

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求

帝感勵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解見光

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武紀

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

調妻懋音於。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

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

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

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

機。群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

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臣以君為天。妾聞太宗即

位。薄氏蒙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太后母前死。機陽。西

國令如靈文宣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太后母前死。機陽。西

宜帝繼統。史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

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

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殊猶。及弟棠等。遠

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

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懋辭證

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懋止官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

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萬。懋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

號梁夫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之曾孫也光宏

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稱尊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

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也。顧旋

敢與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中宗宣帝也。追命外祖。以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四

篤親親。其追封諡皇太后父竦為哀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

侯。昭帝母趙婕妤。帝即位。追封婕妤父為順成侯。宜魂而有靈。嘉斯寵榮。

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嫗及屬備禮西迎竦喪。竦死

獄故自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棺槨。漢

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柙也。建塋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

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

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

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踈並補郎謁者。棠

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中。有罪免官。

諸梁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

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

尉。陽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

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

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

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

南贈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

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

為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

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嚴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

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為之蓄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

由是敬憚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宜己惠。檢御

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

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

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遜薨。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名

六百石。屬少府。見漢官儀也。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

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

後漢書列傳卷二十四

梁竦

六



後漢書列傳卷之二十四

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遠等

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

李欽。急呼騰賁釋之。收遠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

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

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使冀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

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

濫。竊聞考中常侍張達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眾

死囚。久繫纖微成大事。引牽而成大也。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

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也。宜早訖竟。以止逮

捕之煩。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也。帝乃納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

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哈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哈以貝。士飯以珠。哈以貝也。

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禮時謂不依禮也。

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

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

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

善成人之事。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

壽之器。劉攽曰。案文衍一之字。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

音義曰。以栢木黃心為櫛曰黃腸也。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

葬。贈輕車介士。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賜諡忠侯。中官親送。帝幸宣陽亭。

宣陽門之亭也。瞻望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諫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也。子

冀嗣。冀字伯卓。為人鳶肩豺目。鳶鵠也。鵠肩上竦也。豺目目豎也。洞精矚眇。洞通也。矚音

直視。口吟舌言。謂語吃不裁能書計。少為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

能挽滿彈棊。挽滿猶引強也。執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格五。前書吾丘

五音義云。鑿也。音蘇。代反。說文曰。鑿行棊相塞。謂之鑿。鮑宏鑿。經曰。鑿有四采。塞曰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六博。楚詞曰。現蔽象棊有六博。

後漢書列傳卷之二十四

梁說

七

七

七

七

七







即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答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官。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官。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官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贖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擊真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也。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

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一也乘輿乃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劉攽曰。按古無妓字。當作技。而使入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歐擊吏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言相當也。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踈青瑣。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青飾之也。圖以雲氣。以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架虛為橋。若飛也。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二嶠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



河洪。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事見王莽傳也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更初封襄邑。冀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是四縣。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官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

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踐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所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鳩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它事。乃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舉也。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



枕頤神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

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

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尙書禹謂

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尙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願

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

乃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殮送冀廉聞知其詐

廉察也陰求得答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

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

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

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

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

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

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為光

祿勳又諷眾人共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

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

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

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

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答徙朔方融自刺不死明

遂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為穎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

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

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

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

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

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取考授死於

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也香卒宣

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



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婿邴尊  
為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乃結刺客於偃城刺  
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相鄰比也冀  
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入以  
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  
謀誅冀語在宦者傅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暉入省宿以  
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暉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  
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勅丞郎以下皆操兵  
守省閤歛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騶騎士也虎  
黃羽林都候劍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劍戟士徵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千餘人  
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音吁持節取冀大將  
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取子河南  
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

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  
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  
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  
是時事卒從中發卒音七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  
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取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  
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冀  
功者封尚書令尹勳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  
自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愿慤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  
中於道則易以與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勢屬雕  
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興粟盈  
門何救阻饑之厄阻難也書曰黎人阻飢也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  
况乃傾側孽臣商遣冀不疑與曹節等為交友也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



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筭

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

慶親幽憤。升高累歎。商

恨善柔。冀遂貪亂

善柔失刑斷之道也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四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五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張曹鄭傳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衛

將軍。封富平侯

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時。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

父放

為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哀平閒。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

篡僞。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

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

輸

督促也。委輸。轉運也。

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

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

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

純在朝歷世。明習

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



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過三以至於四也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

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

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

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春陵侯買。光武高祖也。禮爲人後者。則爲

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太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帝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

帝故曰。既事太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帝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以下。不別序昭穆。今禘祫

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

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

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

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

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爲太僕。二十三

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爲相。國運

蕭何法。無所變更。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音上。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論語載宰我之言也。宜據經

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祭。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祭。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後漢書列傳卷之二十五 張純

禮

漢

周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也。



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

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臣賢案平帝元始三年春禘祭明堂諸侯王

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續漢書曰十八

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

大備三年一禘二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

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故正尊

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

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

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

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仍頻純以聖主之建辟雍所以崇

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乃案七經讖明堂圖讖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詩河間古辟雍記孝武

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

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也及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徹天下通欲具奏之未

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

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

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守至

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動聲儀樂有周之盛成康之間

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

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

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易曰雲行雨黎元

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

亦宜蒙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歲德在東宮前書音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

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

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

義曰蒼龍太歲也

義曰蒼龍太歲也

義曰蒼龍太歲也

義曰蒼龍太歲也

義曰蒼龍太歲也

義曰蒼龍太歲也

義曰蒼龍太歲也

義曰蒼龍太歲也

義曰蒼龍太歲也

義曰蒼龍太歲也

義曰蒼龍太歲也

義曰蒼龍太歲也

義曰蒼龍太歲也



大夫從視比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

高九尺有玉牒書書祕其事皆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三月薨諡曰節

侯子奮嗣

奮字稚通父統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

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家丞名欽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

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勅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

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贍郵宗

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僮耳降附僮耳郡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也奮來

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為侍祠侯名臣子孫

侍祠封侯解見鄧禹傳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

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

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為太常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災

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

立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政之

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

敘心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錄也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

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取洛陽令陳歆即大雨

三日奮在位清白無他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

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掛讓而化天下者

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孔子之辭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

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修內蕩滌心性也已矣夫恨不制

作禮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

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

而眾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孺宣帝時為衛將軍頤尚書

父純光武時為司空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

後漢書列傳卷之五十五

張純

和

張純



死見禮樂之定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

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定

同耳功謂王業化謂教人也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

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詔曹

褒章帝初曹褒于東觀次序禮事依准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

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皆斟酌文武之美德為之等制不自述也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

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久執謙謙令大漢之

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

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津

城門候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

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

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經歷篡

亂二百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故曰開也未嘗譴黜封者莫

與為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為東平太守受禮於后倉號

慶氏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

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為七郊三雍以下解見明帝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

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

樂三王不相襲禮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也大漢當自制禮樂以示百世帝問

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天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

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子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

太樂官曰太子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

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慶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踈通尤好禮事常感朝廷

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

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園令縣園



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圍界。

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吏絕

人命者。天亦絕之。阜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

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

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

嚴奏褒。褒弱。免官。居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

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

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命用吾道。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化洽作樂。名斯在。宋均注云。述脩也。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續興。崇

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

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為考河命。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况予頑陋。無以克

堪。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愿焉。褒知帝旨。欲有興

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

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

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

言明白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集堪。以為一世

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群僚拘攣難與圖治。

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縛拘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

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

于史官。

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十六日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祇畏。上無以彰

于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

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

頌魯。

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詠殷。

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夫人臣依

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

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



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

玄武司馬主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

問改定

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

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各為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

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夔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章

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

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散略猶疎畧也。今宜依禮條

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

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

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

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

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劉攽曰。注羽林左騎案百官志騎當作監。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

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

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

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

埋掩。褒乃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

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餽粥。多

蒙濟活。七年。出為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

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

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為侍中。褒博物識古今。為儒

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

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探經禮。參酌秦法。雖

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益多闕矣。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

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為禮官。孫襄亦善為容。容或作宏。義亦通也。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

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疎略。並上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

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

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



吉劉向之徒所為發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資用也言用

而增歎也見前書略遠謀而終不能用買誼等言詔文帝時人王吉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

宣帝時人○劉歆曰遠圖明懿美案文多一明字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言未備也孝章永言前王明

發興作也詩曰明發不寐明發謂發夕至明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

為鄉嗇夫前書曰鄉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

之不能禁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

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

統歷九章筭術三統歷劉歆所撰也九章筭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

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

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

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

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

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前書曰田何受易於丁寬學成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

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嵩字賓實

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

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左氏膏肓說文曰膏隔也心下為膏穀梁廢疾玄

穀難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說文曰膏隔也心下為膏穀梁廢疾玄

說文曰膏隔也心下為膏穀梁廢疾玄

說文曰膏隔也心下為膏穀梁廢疾玄

說文曰膏隔也心下為膏穀梁廢疾玄

說文曰膏隔也心下為膏穀梁廢疾玄

說文曰膏隔也心下為膏穀梁廢疾玄



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屢履造門。履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趨賢急也。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吳越相攻。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至行者。見國語。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

文帝時。爲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爲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須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於商雒南山。以待天下之

定漢與迎而致之也。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

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一節。謂決

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爲縣獄吏。決獄平。郡爲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闔門。填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也。

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

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趙王度之相也。會黃

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

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

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群

弟所容。去廝役之吏。廝。賤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

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處逸。謂處

士隱逸之大儒。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

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闕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

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



牒併名。早為宰相。

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

惟彼數公。懿

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

式用也。序列也。

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

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

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

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

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老而傳。

今我告

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

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

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

研讚勿替。

劉攽曰。案文讚當作讚。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

顯譽成於

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

不深念邪。吾雖無絨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

謂頻被辟不就也。

自樂以

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

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

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

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

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

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

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

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

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

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

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

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游子夏。並見論語也。

回賜之徒。

不稱官闕。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

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

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晝

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

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

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

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北通宋



鄭准泗即今官度 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

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

纒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

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

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

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

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

為純儒齊魯開宗之其門人山陽郝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

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慮字鴻豫基字伯與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

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一子

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

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

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廟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我不見文王曰寧我自卿無卿負我遂就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埃塵也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

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異

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

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

家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無咎也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

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附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嘗字武子晉武帝時為豫章

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

氏家法云言鄭學也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歸釐我國祭

釐理也言純釐也中輟謂曹玄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輟止

也中輟謂曹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五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 style, containing the main body of the biography.

Blank pag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open book.



